

少林將軍傳奇

● 陈廷一著



陈廷一 著

少林将军传奇

安徽文艺出版社

少林将军传奇

陈廷一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合肥市杏花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25 插页:2 字数:170,000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数印:8,500

定价:2.20元

ISBN 7-5396-0185-X/I·163

内 容 提 要

此书是一部富有传奇色彩的传记体纪实小说。

故事围绕许世友将军的祖传家宝“金銀鐲”失而复得的过程为线索，详实描述了将军与众不同的身世：血泪童年、幼小出家、少林学艺、见义勇为而被寺院方丈除名，最后投奔革命，斩土顽为民雪恨，献宝鐲情忠报国，开拓了他新的人生。

全书情节曲折莫测，故事传奇动人。

601188/15

目 录

第一回	笙箫彩桥娶淑女 山村陋院降奇才	(1)
第二回	慈母难舍亲骨肉 严父拒当传家宝	(7)
第三回	敬双亲辍学务农 憎恶势挺身仗义	(13)
第四回	教顽童存信动怒 报仇恨世友出谋	(23)
第五回	遭浩劫僻村受害 蒙冤屈善民归天	(28)
第六回	斗兵匪世友夺刀 诱顽凶大叔鸣枪	(33)
第七回	小童借粮胡家山 高僧卖艺河铺村	(39)
第八回	李氏拒子奔少林 先生陈情开茅塞	(45)
第九回	送宝钵慈母洒泪 买良药英雄受辱	(50)
第十回	恩师演说少林寺 小徒向往佛门境	(56)

第十一回	青山林路遇歹徒 古松岩艺惊恶匪	(61)
第十二回	古庙院高僧毙敌 东厢房强人夺宝	(67)
第十三回	入佛门暗中立志 恋红尘拒不受戒	(74)
第十四回	世友古刹事杂役 保福佛堂惹祸端	(79)
第十五回	练神筷三载成功 受考验一朝显名	(84)
第十六回	学奇功五更候师 创蛇拳凌晨悟道	(92)
第十七回	老恩师抱病教徒 众僧侣庆喜比武	(97)
第十八回	许世友校场夺冠 高僧师禅房授意	(102)
第十九回	老恩师佛成归西 许世友艺就思母	(110)
第二十回	众武僧列阵四门 许世友打出少林	(116)
第二十一回	庆团圆母子泪潜 飞横祸骨肉分离	(122)

第二十二回	避官兵夜走青山 求口食寅投黑店	(129)
第二十三回	惩凶徒扶弱救危 逃麻城化险为夷	(136)
第二十四回	吴佩孚恃勇逞强 许世友凭艺制胜	(143)
第二十五回	贪财狼命染黄泉 传家宝物归原主	(151)
第二十六回	奔少林红门紧闭 明大义绝路勒马	(160)
第二十七回	恶乡绅惧势献媚 钢铁汉秉公惩奸	(164)
第二十八回	敢死队扯旗木兰 落难人受困龙山	(171)
第二十九回	许家妹误入魔窟 李大人独闯虎穴	(175)
第三十回	斩土顽为民雪恨 献宝镯精忠报国	(183)

笙箫彩轿娶淑女

第一回

山村陋院降奇才

在鄂豫皖三省交界边境，有一座大别山，绵延八百里，峰峦叠嶂，青山碧岫，似腾龙鸟瞰三省。它头枕鄂境，腹居豫部，尾在皖界，横卧长江北端、淮河南端。大别山的腹部地带、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有一座县城，名叫新县。原属湖北麻城管辖，今系河南信阳地区。这里崇山峻岭，险壑深渊。这里早晨八九点才能见到太阳，晚上五点太阳落山，日照时间特别短。

单说距新县南三十里的田铺乡，有个村庄，名叫许家寨，它山环林绕，风景旖旎。星星点点的几处农家草舍，不规则地散布在向阳山坡上，远远望去，荒山枯树，景象萧条。在村子的东头，有一座历经风吹雨打，年久失修而显得格外破旧的瓦房，四周没围墙。住着一位名叫许存信的，是个老实巴结的地道庄稼人。他自懂事起，从没出过山沟。成年之后，娶了妻室。可是妻子过门不到两年，突得急病死去。后经媒人说合和胡家山李耕之女李心心订了亲事。择期迎娶。

公元一千九百年第一个春天的清晨，太阳跃出大别山峰顶，霞光万道。这时远处传来阵阵悦耳动听的笙箫唢呐声，山崖背后掠过一群“喳喳”直叫的喜鹊。一台披红挂绿的花轿转过山崖口，在一伙人的簇拥下，徐徐走来。小轿颤颤，活象碧海中漂着的一只彩船，几面彩旗伴着时低时高的乐声，煞有一派喜庆的气氛。随着花轿来到跟前，上前细观，那顶花轿却

有些破旧不堪。轿顶四角的花纓绿穗，已残缺不齐，不成双对。轿身前两面银光玻璃也不知什么时候被人打碎了，糊上一层黄纸；轿的卷帘上描绘的山水花鸟图案，由于年久失修，风吹日晒，残损失颜。单从这顶破旧的花轿来看，就知道这新郎倌既不是富豪人家的贵公子，而那轿中掩面泣哭的新娘也决非是富人家的阔小姐！

然而，那桥中的新娘却如花似玉。今年新春，整整一十七岁。娘家居住在附近不远的胡家山，排行居末。名叫“心心”。早年，她的祖父是大清王朝的举人，做了麻城七品知县。家有良田数十顷，青砖瓦舍，囤满仓实，骡马成群，积馀余庆，甚为乡人所羡。上几世曾出过三两个秀才和举人，但都未曾出外游宦为官，谨守家园，勤耕苦读。到了心心父亲李耕，虽也读了些圣贤经书，但生性朴实厚道，不善于迎合时尚，不善于揣摩考官文路，就是写不好八股文章，因此连个秀才也没有考中。年过三十以后，温饱有余，也就淡于功名之念，不再走州赶府，提着考篮进科场了。里居之暇，做些修桥、补路、斋僧、济贫善事，也很博得了方圆几十里乡亲的敬佩，乡人们都尊称之为李员外。可是县里的大缙绅，见他有偌大家私，常邀他到城里滥吃狂赌，李耕渐渐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不久，将家产输个净光。到了李氏小姐出家时，家中钱财典当一空，母亲李氏手中只剩下一副金银镯子，权作嫁妆，戴在心心白皙的手腕上，使姑娘泪水涓涓，好不心酸。

李小姐坐在轿中，忆起往事，雨泪双行，哭得更加悲伤，花轿在吹吹打打中转过山口，来到山崖前的一片空地上。但见乱草丛中有一堆新隆起的黄土坟。坟堆前，新烧的纸灰由于雨水的淋打，还斑斑点点地散落在坟堆四周。当花轿来到坟堆旁时，轿中的新娘拍了拍轿门，示意领轿把轿原地停下。领轿看了看新坟，立

刻大悟，挥手要乐班停止吹奏。这是什么缘故？原来在三天前，心心的母亲才离开人世，埋下黄泉。心心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本想推延嫁期，无奈迎娶的日子已定。按当时大别山的风俗规定：喜期已订，雷打不动。于是，心心只好屈服旧俗，带着思念亡母的泪痕，草草收拾一下上轿了。这时，领轿的轻轻地掀开了轿帘，姑娘轻脚碎步地走出了轿门，擦了擦眼角上的泪珠，来到了母亲的坟莹前停下，从手腕上取下金光银亮的手镯，双手捧在胸前，继而双膝跪在坟前，叩了三个头，闭目流泪哭了许多许久……领轿的，走上前去劝说：“小姐，天色不早，还是快赶路吧！”姑娘这才渐渐忍住悲痛，擦擦眼泪，戴好金银镯，回到轿中。这时，吹鼓手重新鸣奏起来，花轿一顿一簸又在山道上徐徐前进，直奔许家寨而来。

时到晌午，花轿来到了许家寨东付头，看新娘的孩子逮足拥上，小小的山村里顿时热闹起来。轿子抬过了山村石板路，拥入一家偏僻、幽静的农家小院。

镇邪驱鬼的铁炮三响后，接着是带有喜庆气氛的“雷子炮”和“百挂子鞭”炸响，象炒豆子似的噼噼剥剥。在细吹细打的声乐中，两个早有准备的喜娘，穿着一身新衣，手甩长袖，急步走上石板，迎上轻轻落地的花轿。两个喜娘走近轿门，躬身三下，只听其中的一位高喊一声：“迎新娘噢！”

轿门打开了，在两个喜娘的搀扶下，新娘下了花轿，村里人个个惊讶，人人赞叹，新娘竟如此俊俏！只见新娘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的身材，一张文静的脸庞上，透着几分农家姑娘秀气；那一双大眼睛里，却透出一丝苦涩的忧郁；她头扎红头绳，身着一件粉红色长衫，绿叶莲花图案绣在裙边，三寸金莲点点，穿一双窄脸面浅绿色缎面绣鞋。使人尤为注目的是，在她那白皙圆润的手腕上，戴有一双金光银亮的手镯，使她的秀

气中露出些微的宝贵，身价似乎高了许多。谁也未注意到新娘的眼中含着一泓泪水，这一半是对亡母的哀痛，一半是对未来生活的惧怕。尤其是这位婚配的郎君，心眼是好是坏？容貌是丑是俊？个头是高是矮？会不会过日子？尽管在定婚送帖前，媒婆说得天花乱坠，但毕竟是没见过一面啊！可是，等到要拜天地时，新郎却不见了！人们都焦急万分，最急的莫过于新郎馆的母亲。她本来一早就安排好好的，快要拜天地的前边，她还在帮儿子穿新衣，他现在到哪里去了？急得许母直拍大腿，顿足骂道：“这个该死的憨娃儿！”她吩咐值客一边推迟时间，一边派人去找。从屋内到屋外，从前院到后院，哪儿也寻不到新郎的踪影。许母在万般无奈之下，让小儿子存礼穿上新衣顶替哥哥，拜了天地，认了父母，入了洞房。

新娘进了洞房后，被挑开了蒙面的红头巾，展眉一看，只见一个低于自己一头的男伢子站在面前。这孩子长得虎头虎脑，衣服肥大，小脸儿胖乎乎的，纯真可爱。顶多十五六岁。这难道就是新郎馆吗？新娘摇了摇头，她的心“嗖”的一下子象掉进冰窖里！新娘谙知当地风俗，如果新郎因故不在家，拜天地时可请弟弟顶替哥哥。因此，新娘断定新郎一准是因故不在家了。然而，什么原因？她就不得而知了。

当夜幕笼罩着山村时，贤慧的新娘把洞房里的床铺好，那怯生生的男伢子拔脚就跑，哭着找母亲去了。新娘坐在床边，望着床前桌上那盏发出昏黄的一闪一跳的棉油灯，心里有一团百思不解的谜？

半夜时分，洞房的门开了！一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被推进了门，他就是新郎馆！他到哪里去了？说起来也很简单，他拎着镐头到最远的那块田刨地去了。

新郎被推进洞房，直挺挺象座黑铁塔立在门口，不知如何

是好？新娘透露出羞涩的眼神，细细扫了新郎一眼，立时她象触电一般地惊愕了：新郎长得五大身材，虎背熊腰，敦敦实实。再看他那宽脸盘上，眼睛发呆，络腮胡须，肤色黝黑，嘴唇厚有寸余，……他穿着一身家织毛蓝布的破旧裤褂，裤腿高挽着。赤脚板上套着一双黑色宽脸布鞋，后跟已开线。

新郎被婶子、大娘们推进洞房后，开始没敢直视新娘。良久，他才醒悟过来，默默地扫视一眼坐在床边的新娘。差一点叫出了声。新娘竟美得似传说中的仙女一般，姿容艳丽，风采动人。新郎不知是疚愧，还是有点难为情？不知是站着好，还是坐着好？浑身不得劲儿！呆愣了半天，他见床铺铺好，向着新娘嘿嘿一笑，憨厚的笑声中透着内心的喜悦：“天不早了，快憩吧！”说完扯起被头，象往常一样直挺挺地钻进了被窝里。

这时，新娘坐在床边，叹了一口气，垂下了头，在新郎有节奏感的呼噜声中，吟吟地抽泣起来。突然，外边听房的扔进几句半冷不热的话：

“镜中花好无意义，面孔好看能当白馍吃？有大哥这样的庄稼把式，保你一生一世吃穿不愁！”

话是开心锁。虽然这几句话调门不高，不冷不热，却扔到了新娘的心里，激起了一层层涟漪！她又想起母亲的遗言：“白白的脸蛋儿，不如能干好汉子！”只要他不是个好吃懒做的人，往后的日子总会甜！新娘想到这里，从床边站起身来，揩了揩泪水，理了理散乱的刘海，上前替新郎解开衣扣，脱下衣袜，掖好被子……

李氏小姐听惯了窗口外扔进来的几句揶揄话，从此慢慢安下心来，和憨厚粗鲁，然而也是能干活吃苦的汉子过起了日子。

清苦的农家生活，断不了吃糠咽菜，穿补丁衣衫，但夫妻二人你敬我爱，相处如宾，十分和睦。当年媳妇当年孩。年底

夫妻二人便喜得贵子，取名仕德。翌年又生一子，名唤仕升。公元一九〇六年八月九日。李氏又生一男。祖母给他早想好的名字——友得，象一顶预先缝制好的红布花帽，等他试戴了。因为大别山区许家畲一带，流传一种世代风俗：伢子出生，祖母起乳名，先生起学名。

“友德”便是当时许世友的乳名，加上小世友是生来的“黑包公”，人面子长得不恁白皙，俊相不足，丑貌有余，别人叫时，多在前面加两个字，叫“黑丑”或“黑丑伢儿”。有的干脆去掉名字，以面相呼。

“许仕友”的学名，象是要他“出官纳仕、结交官友”之意。

“许世友”，则是他从军后的名字。与原名“许仕友”相比，虽则仅是一字之别，但都包含着数不完道不尽的阶级情义。

好一个漂亮的名字！一个英雄人物来到人世间！

慈母难舍亲骨肉 第二回 严父拒当传家宝

许世友出生没几年，又有弟弟妹妹相继出世，总共兄妹七人，世友排行居三，上有胞姐兄长，下有胞弟胞妹。因此，在这个自耕农的家庭里，他不象“老疙瘩”那样生来的“自来娇”。

这年，八百里大别山一带遇到了百年罕见的大旱，稻秧刚刚插下，一连三个月滴雨不落。禾苗枯萎，赤地千里。山里的老实庄稼人全都慌神了。他们又从庙中抬出龙王、菩萨，供上整猪整羊，整日价香烟缭绕，钟磬齐鸣，求佛拜神，早降喜雨。结果，给人们带来的是，残酷的旱情越发严重：大地裂出了口子，连人畜吃水也愈加困难。眼看过了六个月，依然晴空万里，骄阳似火。谁料想，到了七月初七那天，忽降大雨，天河之水倾泻而下，半月不止。长江、淮河都涨了大水。福田河更是暴涨，房倒屋塌，田园淹没。刚到秋后，就有人提棍要饭，或刮树皮充饥了。可是，官府仍逼庄稼人交皇粮。这下可苦了老百姓。官逼民反，所以那些挨不过官府恶霸的压迫的民众，云聚山林，杀富济贫，自立封王。

这年秋后，那穿着长衫、卷着马蹄袖，戴着红顶子帽的麻城道台又贴了告示，要老百姓照旧缴纳皇粮。无粮缴者，也可用茶叶、烟叶等土特产品代替，无烟叶茶叶的也可以用房产土地折银缴纳。若要免缴，需出兵丁。行文到了新集，老百姓们

一见官家贴出缴粮的告示，全发愁了。可是，谁人敢违抗官府。百姓们无奈，有的卖房卖地，有的卖儿卖女，也有的自愿抽丁。更多的百姓为逃避皇粮，逃往他乡。

许世友家只从田里收了几捆柴禾。往年仅剩下的两担粮食，人食畜吃，刚入秋，粮囤就露了底儿。开始，每天还有两餐稀粥喝，后来两顿稀粥也无法维持了，不得不靠剜野菜、采槐花度过春荒，哪里还有粮食缴皇粮。

那年九月九日重阳节，新集县各乡的受苦人都急忙忙地挑着东借西凑的“皇粮”来到新集县城。老百姓为啥这么着急缴皇粮？原来官家有个规定，重阳节过后缴不清，就要“驴打滚”翻一番。老百姓经不起这般折腾，还是免惹麻烦为上。

这下可难坏了许家，家里囤盛清风碗映明月。不缴吧！又怕官府出“滚单”。许存信蹲在门槛急得火星子乱冒，“巴哒巴哒”光抽旱烟。李氏坐在坑上直掉眼泪。两岁的小世友坐在娘怀里，小嘴嘟着指头，显得无忧无虑。其他兄妹躲在屋里不说话，屋内的空气紧张压抑。许久许久，没有一人说话。

“把友德卖了吧？”许存信思忖许久，终于咬了咬牙，把这话说了出口。

“你说什么？孩子他爹。”许母简直不相信丈夫能说此话，她把怀里的孩子搂得更紧，生怕别人把他抢去。

“我是说把友德卖了，换稻谷缴皇粮。”丈夫又说了一遍。

许母没有反驳丈夫，却“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其他懂事的孩子们也都随着母亲嚎哭。

长子仕德停止哭声，上前去求父亲：“爹，把我卖了吧，可千万不要卖弟弟，他还小哇！”继而，长女也这样上前去求父亲。许存信看看这个，瞅瞅那个，狠心把手一挥：“别说

啦！卖谁都行，听听你娘怎么说吧！”

许母万箭穿心，孩子都是她的心头肉，十指连心，舍谁也难：她理解丈夫，可是她又舍不得孩子。思前想后，“还是卖掉友德吧。”可是这话刚一出口，她又痛哭一场。

“就这样办吧！我去找个人家。”许存信说完拔腿出了家门。他东村窜到西村，西村窜到北村，终于找妥了人家，说妥了价钱。领人来到了家门，道：

“孩他娘，人来了。快给娃准备一下。”丈夫说完，许母看了一眼来人。她反而哭得更厉害了。丈夫没管这些，上前从妻子怀里要抱小友德。许母哭着说：“孩子还没吃奶哩！”说完，解开怀，把那早已干瘪的奶头塞进了友德的嘴里。友德大口大口吸吮起来。片刻，丈夫从妻子手里接过去友德，走到院里。当丈夫一手交人，一手领谷的时候，坐在屋里的妻子终于忍不住，她象发了疯似地，从屋里冲了出来，伸手抢去了丈夫手中两斗带壳的稻谷，扔给了来人。继而又从来人手中抢回自己心爱的孩子，使劲地抱住。不懂事的小友德停止了哭声，偎依在娘的怀里，呆呆地望着陌生人，紧紧搂住娘的脖子，生怕娘再把他卖掉。丈夫折回身子，泪眼对着妻子：“你这是做什么！”妻子冲着丈夫，果断地说：“他爹呀，我的孩，我的肉，咱不卖了！”丈夫呆呆地站着，愣愣地望着妻子，摊开了双手，不解地道：“刚才不是说得好好的吗？你，你怎么变卦了呢！”

许母只流眼泪不答言。过了一会儿，友德爹颤抖着骨瘦如柴的双手，慢慢启动双唇，吞吞吐吐地哽咽着说：“那，那，我们拿什么去缴皇粮呢？”

是呀，拿什么缴皇粮？友德娘捋下手腕上的金银镯子，向丈夫扔了过去：“那就把我这副手镯典卖了吧！”妻子的话落

她有音，丝毫不容置辩。

许存信弯腰拣起妻子扔给他的手镯，许久许久说不出话来。他知道这宝镯的来历，他知道这宝镯的贵重！手捧宝镯，悲惨往事历历在目。

那还是在年前，他的痼疾复发，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倒下当家人，如同房子断了顶梁柱。全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那还有钱请郎中？妻子无可奈何，提出当镯子的事。他立即动了肝火，对妻子说：“国家再穷不卖土，家里再穷也不能卖祖传家宝！若是卖掉它，家业就等于败在我们这代当家人手中。上对不起列宗列祖，下对不起子孙后代。”如今，妻子又提起当宝镯的事，他岂肯愿意？想到这里，他对妻子说：“我不是早说过了吗？镯子不能当！卖孩子也不能当镯子！”丈夫的话不容置说。于是又是一场沉默的僵持。

丈夫见妻子不说话，继而又劝道：“卖了孩子那是活的，长大兴许还能回来看看家。可是卖了镯子，却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

话说在这件事上，许存信无奈，只好典卖一亩八分水浇田，免去了宝镯的当卖，换来了这个家庭的人口齐全。

等到小世友长到三岁的时候，由于营养不良，他的两腿软得还不能立地走路，只好在母亲用棚条挡住的小天地里，爬来爬去。

许世友长到五岁的时候，便开始放牛、砍柴、耙草，还跟着兄长学着干活，他要样样学起来。清明一过，暖洋洋的太阳一照，大地从冬寒里苏醒过来。柳梢茁壮地抽出嫩芽，遍地小草抽叶，也到了采摘野菜裹腹充饥度春荒的艰苦时日。他们兄妹数人，每人每天除放牛放羊外，另外要剥一竹篮野菜。许世友虽小，却要 and 哥哥姐姐们一样多。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懂得了